



青春疼痛小说
高三，一场华美的葬礼

终于终于
我还是决定走了
永远不再回来
亲爱的你
在某个柳絮纷飞
杨花散落的日子
会不会也一样地
微笑着想起我呢
.....

迷城

沐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青春疼痛小说
高三，一场华丽的葬礼



迷城

沐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终于终于
我还是决定走了
永远不再回来
亲爱的你
在某个柳絮纷飞
杨花散落的日子
会不会也一样地
微笑着想起我呢
.....

© 沐夏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城/沐夏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13-2953-0

I. 迷… II. 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10008号

迷城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史丽华

封面设计 冯少玲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北方彩色期刊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5mm

字数 135千字

印张 6.5 插页 2

印数 1-10 000册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2903462



沐夏，原名刘晓峰。

网名午夜天、藤阱原。

出生地青岛。

19岁。2005年高考，现已升入大学。

处女座，喜欢安静，偶尔耍点小酷。

热爱写作。目前已经有三个长篇，
n个短篇。

小说中常常描述高大清瘦的男生形象，身高1.82米，体重62公斤。

喜欢音乐。喜欢不同风格不同长相

不同国籍的歌手。喜欢逛书店。最讨

厌挤公车。喜欢看古装的电视剧。喜

欢孩子。喜欢云朵、远山和海。

最想感谢的人是父母。最珍惜的人是

朋友。最大的愿望是一直一直满足、

自由地活着。

漫画插图提供：上海灏天麟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漫画插图作者：王 意

助 手：施洁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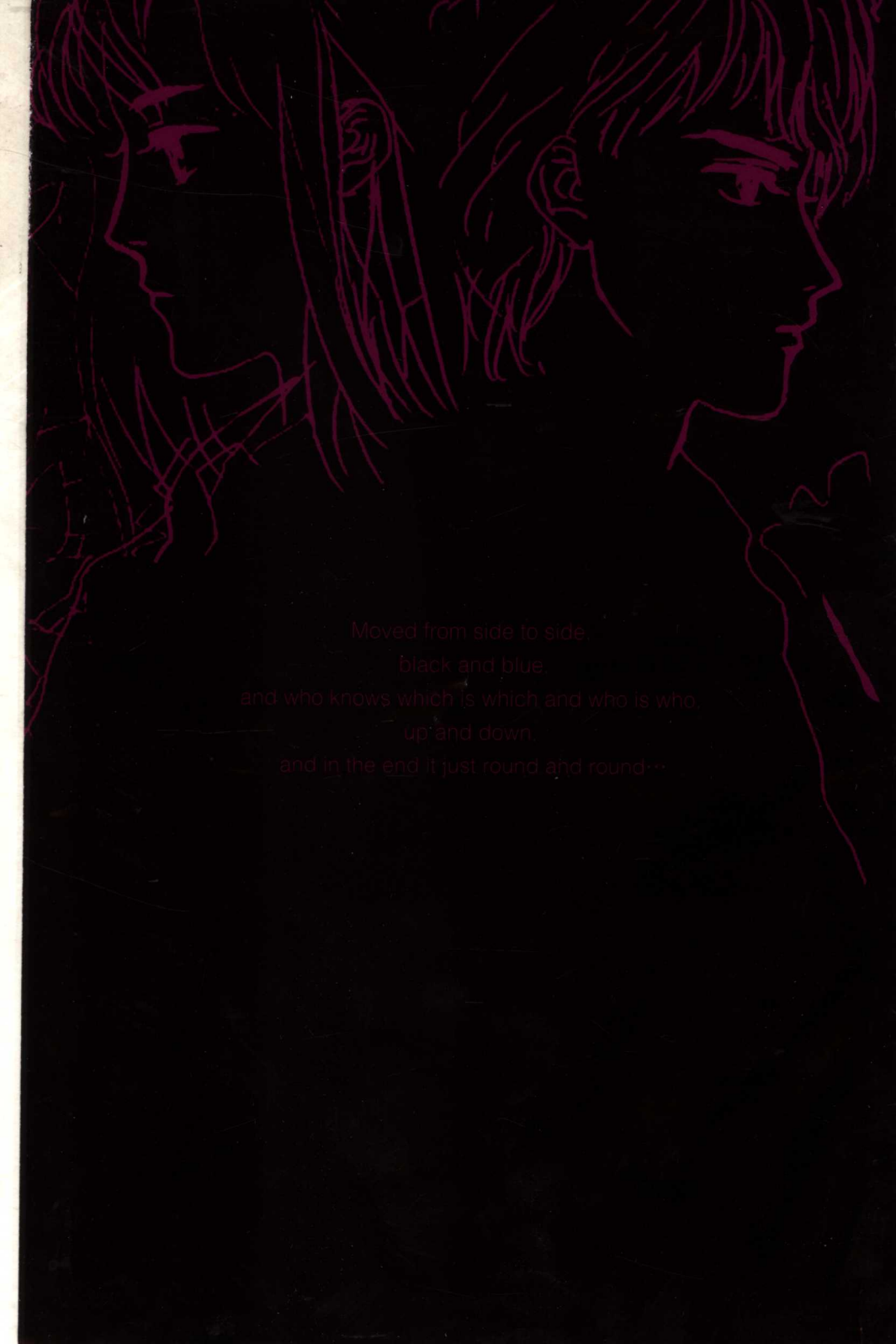
青春疼痛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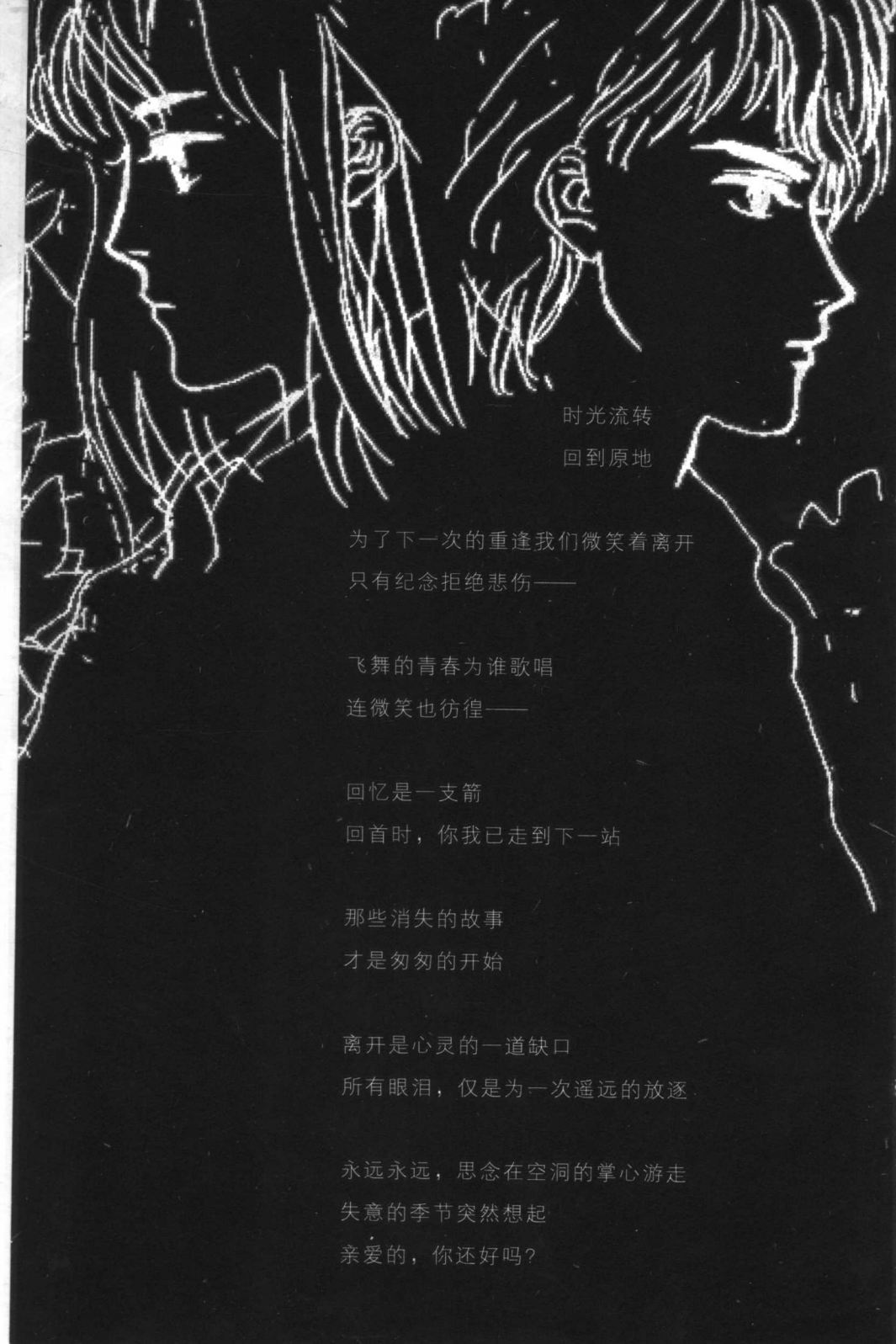
《迷城》



《小妖的金色城堡》



Moved from side to side
black and blue
and who knows which is which and who is who
up and down
and in the end it just round and round...



时光流转
回到原地

为了下一次的重逢我们微笑着离开
只有纪念拒绝悲伤——

飞舞的青春为谁歌唱
连微笑也彷徨——

回忆是一支箭
回首时，你我已走到下一站

那些消失的故事
才是匆匆的开始

离开是心灵的一道缺口
所有眼泪，仅是为一次遥远的放逐

永远永远，思念在空洞的掌心游走
失意的季节突然想起
亲爱的，你还好吗？



目 录

《迷城》之外 (I)

——记《迷城·桦树歌》之流浪歌手的情人
午夜天/1

《迷城》之外 (II)

——记《迷城·恋曲》之海螺女传奇
海的女儿/14

《迷城》/26

第一部分 桦树歌/28

第二部分 恋曲/139

《迷城》之外

(1)

——记《迷城·替树歌》

之一

流浪歌手的情人

午夜天

迷城

之外



许多年后，我们再想起那个始终未曾下过雪的冬天，午夜天这个名字连同那些破碎而单调的吉他声已被早年轻浮的时光所隔断，成为弥散在记忆里漫天飞舞的烟尘，并且，永不掉落……

——题记



这是我们那个乐队的名字。

第一次看见周树的时候他正在那个叫 CORNER 的酒吧间里和一个女的一起唱陶喆的那首《月亮代表谁的心》，并且习惯性地把音箱开得震天响。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人喜欢让自己身处密密麻麻的人丛当中不加掩饰地制造出一些煽情而诡媚的噪音以应和着周围无所事事的环境。后来那个女的就成了他的女朋友，被我们叫做“周树的野女人”。

每个晚上我们都要在那个叫 CORNER 的酒吧里演唱到午夜。十二点零一刻的城市就像一个野蛮而且面目可憎的醉鬼，各种千奇百怪的声音如同粗犷的风吹过损坏的玻璃窗户穿梭于每一个早已沦陷的人的耳际。一切的浮华与喧闹都会在同一时间变得虚恍而不真实。

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动作就是当十二点钟到来的时候，小野会准时地放下贝司为自己的乐器打包。然后台下半数以上的观众会站起来戏谑地向我们挥手告别。于是整个场面就如同一个盛大又滑稽的仪式。我和周树会习惯性地跟在小野后面背着各自那些沉重的宝贝穿过音乐台，穿过密密麻麻的人丛一直向着门外走去并且用不着跟任何人说再见。

我们必须在十二点半以前赶到陇新区东边的一家小





餐馆去吃那里几块钱一份的便当。晚了等那家餐馆在两刻钟以后关门整个城市就仿佛成了一个丧失意志的死鬼。而我们就要无可奈何的花掉一个晚上绕着这个冰冷的死鬼到处游荡，最终的结果还可能是随便找一个角落的热水器倒杯温暖的开水放在手边，倚靠在一起仰望炫目的夜空沉默一整个晚上。

我们要去的那家餐馆名字很特别，叫“城市的雪”。每次演出结束后我们都需要背着沉重的乐器走上一里多的路。大街上无数车辆来来往往，仿佛一群摇摇晃晃又无所事事的醉鬼。匆忙交织着城市纷繁又弥乱的诡媚图画。有时候看到一辆三菱的 TAXI 擦着身子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小野会突然骂开车的傻子不知道开尾灯；而这个时候华灯点缀着朗朗夜空，整个城市就像沉浸在古老又耀眼的传说中一般。



所谓“城市的雪”真正是什么意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那个城市里任何一个季节都不会下雪的。那种被称作雪的东西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有一辆 F1 的跑车，似乎永远都只能算个渴求。

我们在那家餐馆里认识了一个叫沙奇的女人。她的出现后来改变了我们以往窘迫而自负的生活。然而一切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仿佛都只是偶然。

一个安静的晚上我们在那家餐馆里吃完东西，在准备付账离开的时候发现老板并没有如往常一样热切而殷勤地为我们拿来账单。在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时候一个二

十岁左右的女人走过来在我们身边留下一张空白的方形纸片，然后莞尔一笑潇洒地走出门去。

几分钟以后，服务生从后面走过来说刚才有个人在后台替我们付了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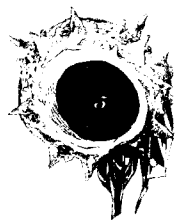
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那张纸片的反面密密麻麻地用黑色笔写满了两个字：沙奇沙奇沙奇……

二

我们的生活在那以后不久改变了。

原因大家并不十分清楚，总之后来我们竟莫名其妙地被一家叫“畅想”的迪厅雇用了。那个时候午夜天的每一个人都单纯地认为上帝对这世上的每个人都一样采取宽容而公平的态度。比如很多道貌岸然的人一直在讲当一扇门对你关闭的时候总会有另一扇门在无声中为你敞开。

以前我们做的是那种被人们称为“街头艺人”的职业。名副其实的流浪者。我至今记得那种在很多人眼中就像乞丐行乞一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古老的帝王落魄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步然后无奈地背起他的吉他向一些无关痛痒的人痴情地弹唱。很多刻薄而浅陋的人认为我们无所事事，认为我们生活放荡，认为我们的存在除了给这个原本美丽的城市增添污点以外毫无价值。他们会说我们身上的乐器都是些破烂儿而奏出来的也都是些让人听后感觉反胃的噪音。而周树对此的理解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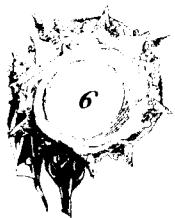




时候做一个在街头流浪的艺人感觉真的就像一个古老的帝王一样，庄重得很。比如很多人从我们身旁走过还会不时投以妒羡的眼光。后来他的这句话常被我们拿来聊以自慰并且很多次地跟别人提起。

那个时候我们身上的乐器确实很简陋，只有最普通的木吉他和旧式的 SAX 管。奏出来的声音铿锵又沉闷并且带有某种说不出的笨重。于是我们曾在一段时间里准备更换一批新的家伙。

我们想到用来赚钱的方法简单但却很有实效。比如在晚上十二点以后在一些开通宵的舞厅里做站员。或者为一些没有 DJ 的小娱乐间做临时或单首的演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迫切想要几把电动的吉他。然而不幸的是，那个时候一支很一般的长管子都要花掉我们在 CORNER 半个月加起来的演出费。于是当后来我们兴奋地发现钱终于赚够了的时候，那已经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立刻换了“风华”的轻薄号 SAXOPHONE 和电子音乐演奏器。并且周树还有意识地在他的新吉他上安装了一块薄铁片以制造出某种掺有些许噪音的混沌效果。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依然对我们原先的那些宝贝有些难以割舍。

我们的生活一如从前。

当这个世上所有的街头艺人都在尽自己全力想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却往往是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诚实表现得不屑一顾。对此我们感到很失望。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后来大家都感到

疲惫和厌倦，于是周树开始故意把噪音弄得特别明显，并且敲乐键敲得震天响。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对我们表现出难以理解的笑。

这种笑让我们更加觉得这些人真他妈的愚蠢。

后来有一次在我们演奏的时候居然有个男人走过来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傻不傻啊。

再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安渠。

三

我们在 CORNER 的演出依旧进行。只不过换到每周的星期三跟星期五。

原因是周树觉得畅想里面的音响太过刺耳并且很多事实上根本就不会跳舞的人却在跟着别人瞎起哄。而我对此的理解是做 DJ 的永远没有怪自己舞厅里来蹦迪的人太多或者太吵的权利。

当然这件事情必须牵扯到安渠。他把我们安排在四号音箱前面的位置而自己却背对着后台 PIANOLA 对下面一群人大声喊着 ONE，TWO，THREE，FOUR…这样的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撕破了嗓子发出来的声音很多人却根本不予理睬。

于是我们开始抱怨安渠不该带我们进来。而安渠对此很偶然的一句话却让我们如拨云见日般恍然大悟。

他说，以为是我要你们来的吗？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自觉地露出一个很微小的动作，眼神往后台某个方向看了看，然后大声告诉我们一个做 DJ 的管不了这么多事情的。

我和周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几乎同一时刻愤怒地把吉他朝台下扔了出去。事情的性质就好比当初在 CORNER 的时候周树把麦克风扔到台下观众脸上然后被扣发了两个周演出费一样。然而这一次我们明白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

终于，场面出现喧哗，台下观众起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沙奇从后台缓缓走了出来。



沙奇一出现我和周树立刻感觉像受了一种莫大的侮辱。事情已经明显到像一滴清水穿过透明的玻璃纸，发出的青涩响声让午夜天每个人心里都感到微小的一颤。

终于沙奇说，都是她一人做的决定而与安渠无关，假如午夜天要怪大家都针对她一个人吧。

沙奇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似乎向我们表示她这样做根本就没有错。而此时午夜天做出的举动也让沙奇脸上的表情显得额外尴尬。我听见周树缓缓地说，我们不算在这里做下去了。

于是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我听见沙奇在身后说暮子你可以留下来吗？

我停了停，缓缓说，不可以。

沙奇又问，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后面的问题但是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个时候沙奇的眼神让我突然想起我在远方的一个姐姐，奇

怪的感觉像温暖使冰雪融化一样立刻就渗入了血液。

午夜天对此的理解是，沙奇这样不声不响地让安渠带我们进来跟上次无缘无故替我们付钱结账一样都是不把大家放在眼里的怜悯或者施舍。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生活真的落魄到必须去沿街乞讨，我想午夜天宁愿选择离开也不会接受像沙奇这一类人的赐予。

于是我们再也没有回陇新区东边的那家餐馆吃过一次饭。

四

我们又开始了在 CORNER 的全场演出生活。

时间就像被某个人玩弄于手心的一个把戏，很多人被罩在里面，沉醉或者腐烂；清醒的则站在以外的某个地方，但不会被这个世界接受。我们就属于那种自负又骄傲的一类。

周树的女朋友叫妍，也就是午夜天还没有从事演艺生活以前和周树一起唱陶喆和光良的歌曲的女人。每次我们在台上大声朗读一首华丽而低调的小诗妍在台下的表现都足以造成全场的轰动。其实我们知道她只是跟大家一样都明白幸福或者快乐都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瞬间而已。

于是日子依旧这样过。

像潺潺的流水一样流过。

